



世界近代史讲义

第二册



蘇·彼·波伊良也夫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翻譯組譯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室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世界近代史讲义

第二册

維·彼·波伐良也夫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翻譯組譯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近代史讲义

(第二册)

維·彼·波伐良也夫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翻译组译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八八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70,000

1959年1月第一版

195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50

统一书号：11135·12

定价(精)：(±)2.10元

譯述者說明

本書是維·彼·波伐良也夫同志“世界近代史講義”第一冊的續編，內容包括近代史第二期整個時期，即從 1871 年巴黎公社所開闢的歷史新時期，直到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為止。

波伐良也夫同志擔任華東師大世界近代現代史研究班的教學工作，在講授世界近代史第二期的時候，根據這一時期的特點，放棄了前一個時期全面的、系統的講學的办法，採取了專題講學的方式。因此，本書不是對世界近代史第二期進行全面的闡述，而是就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三個主要方面，作重點的分析。

本書雖經我組工作人員兩度校閱，但限于水平，訛誤在所難免，深願讀者加以指正。來信請寄上海華東師大歷史系我組收。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翻譯組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

1958 年 7 月 7 日

目 录

第一章	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历史实验	(1)
第二章	近代史第二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	(23)
第三章	1875—1914年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57)
第四章	1870—1914年英国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84)
第五章	1871—1914年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08)
第六章	1870—1914年美国的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32)
第七章	1867—1914年奥、匈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56)
第八章	1870—1914年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76)
第九章	1870—1914年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	(195)
第十章	近代史第二期波兰人民的解放运动	(223)
第十一章	1870—1900年的俄国解放运动	(252)
第十二章	战前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解放运动。符·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276)
第十三章	国际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布尔什维克在国际舞台上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和中派的斗争	(311)
第十四章	1870—1914年亚洲各民族的解放运动	(348)
第十五章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	(379)

世界近代史讲义

(第二册)

第一章 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 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

资产阶级史学极恶劣地歪曲了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历史。资产阶级史学家无耻地诽谤公社活动家们，而且为了根本地勾销这一英勇的史詩，并曾（在它周围）竭力制造特殊的“緘默抵制”。

在許多与俄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有关的事件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不得不重又注意到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历史。1917 年以后，资产阶级史学中出现了許多关于公社历史的文章和書籍。但是，所有这些論著都帶有激烈的論战性的笔調，而且往往还帶有诽谤性的口吻，其目的要在欧洲广大群众面前以 1871 年革命为例破坏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威信。因此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大部分著作，就其科学意义說来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十月革命以后期間，在法国资产阶级史学一切有关公社的刊物中，应该指出饒勒斯·布魯日、拉隆斯、洛蘭等人的著作。1924 年布魯日发表了公社紀录第一卷，这记录曾保存在巴黎博物館中。虽然他并不理解作为新型国家的公社的真正实质，但是布魯日的著作却为馬克思主义史学家們作出正确的科学的結論提供了許多宝贵的、有証据的材料。

在对公社历史具有意义的一些其他著作中,应当指出法国官吏、反动分子拉隆斯的一部篇幅很大的,关于公社司法机关的著作,以及洛蘭写的有关公社时期中巴黎邮电事业的專門論文。上面二位作者都不懂得公社的实質,但他們的著作都包含有早先完全不知道的和十分宝贵的文件材料,这些材料足以使人更深入地、多方面地了解巴黎公社的历史。

美国人麦遜的著作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闡述公社的論文乃是粗暴地歪曲 1871 年巴黎公社历史的一个例証。后者(伯恩斯坦、康拉奇等)或者公开地将 3 月 18 日的革命列入无政府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战后叛乱的范畴,或者与考茨基一起执拗地否認公社是新型的国家,而把公社与那种只是沒有軍閥与官僚机构的,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混为一談。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乃是真正科学地研究巴黎公社历史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在天才的作品“法蘭西內战”中詳尽地叙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并对公社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作出了科学的論証。馬克思称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对占有者阶级进行斗争的結果”,而且它“是終究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 恩格斯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的專政。他向那些庸夫俗子們說:“你們要否知道,这种專政看来象怎样的呢?請看一下巴黎公社吧!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專政。”

列宁同样認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就曾在其著名的“远方来信”中写道,1905 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乃是建立无产阶级專政新的国家形式——苏維埃的基础。“如果按照 1871 年巴黎公社经验和 1905 年俄国革命经验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该組織并武装全体最貧穷的、被

① 法蘭西內战,馬恩文选,中文版,第 1 卷,第 501 頁。

剝削的这一部分居民，使他們直接地亲自地將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他們亲自組成这种政权的机构。”^①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說巴黎公社是俄国已創立起来的苏維埃政权的原型。“由国会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国回复到君主制度是十分簡易的（正象历史已証明的那样），因为一切压迫机器：軍隊、警察、官吏等仍然原封未动。而公社以及工人、士兵和农民等代表的苏維埃却粉碎与排除这种机器。国会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国限制着与窒息着群众的独立的政治生活，阻碍他們直接参加所有自下而上的国家生活的民主制的建設。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維埃却是相反的情形。后者复制了巴黎公社所創造的那种国家型式。”列宁指出，“巴黎公社在打破这种机关的道路上走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維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②

苏維埃史学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基础，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进行了巨大的研究工作。斯傑潘諾夫、斯克伏尔卓夫、莫洛克、瓦恩斯坦、达尼林、戈舍恩、基尔仁則夫等人的作品，科学地叙述了公社的全部历史及其个别的问题。对于研究公社历史特別應該介紹的是基尔仁則夫的專門論文。

基尔仁則夫在他的 1940 年出版的“1871 年巴黎公社”这篇專門論文中，对所有能够找到的史料，特別是所謂“国会調查表”等材料进行了独到的新穎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詳尽地描述了公社英勇的 72 天历史，并依新的見解說明了公社的某些問題。

苏維埃史学創新地解决了巴黎公社历史上一系列的問題，例如：1871 年 3 月 18 日革命的直接前提問題，有关这次革命中的組織性和自覺性的因素問題，作为无产階級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的公社的階級实質問題。苏維埃史学家們曾进行了許多工作使人們正确地將

① 列宁論巴黎公社，中文版，第 27 頁。

② 同上書，第 105 頁。

公社理解为世界上无产階級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如今已很少有人企图將公社想象为密謀者布朗基分子的叛乱。公社某些文献中的普魯东主义的措辞是无法迷惑苏維埃史学家的。苏維埃史学家善于看到隐藏在这种語言外壳后面的公社社員活动中所包含的新的、真正无产階級的内容,这就是无产階級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

一、1871 年巴黎公社产生的前提

巴黎公社产生在两个历史时代(所謂“自由”資本主义时期和壟断資本主义时期)之交。它給資本主义制度帶來了严重的打击。資本主义的衰落及其轉变为最高和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巴黎公社时期之前,当时許多先进国家中,特别是法国,資本主义已經确立起来,而且資本主义已暴露出本身极其不可調和的对抗性矛盾。虽然整个說来,世界資本主义仍然不断地发展,但終究暴露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日益加强的不适应性。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也明显地表現出来,在階級关系上,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也急剧尖銳化。为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客观条件也就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导致建立巴黎公社的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階級革命主要的社会經濟前提就在于此。

在巴黎公社时期以前,法国資本主义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說 1850 年国内鉄路網总長为 2 千多公里,那末到第二帝国末期已經有 1 万 7 千多公里。

矿业和冶金工业产生了并迅速地向前发展。1850 年煤炭开采量达 320 万吨,到 1870 年开采量便增加到 1310 万吨。第二帝国初期生鉄产量为 40 万吨,而至帝国末期則超过了 160 万吨。初期鉄的产量为 30 多万吨,而后期产量則接近 80 万吨。鋼的产量增長更甚,年产量从 1 万 6 千吨增至 38 万吨。

随着工业的发展,法国与国外的貿易关系也加强起来。1850 年

时，法国輸入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总共是2亿2千万法郎。1870年时，這項輸入就增加到7亿5千万法郎，也就是說，在二十年内几乎增長了二倍半。1850年从法国輸出各种棉織品达7亿5千万法郎，而在1870年已达16亿4千万法郎，即增多一倍有余。1850年法国輸出皮革計4千万法郎，到1870年已达1亿8千万，即輸出額增加了三倍半。

农业中資本主义的发展引起农民的分化和无产階級化。农民所有制变成高利貸者奴役农民的工具。然而法国农村的特点即使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仍保持有大批的小农。农民受到当地政权的奴役，永远遭到貧穷与忧患压迫，全副精力專心致志于自己的农場，气量狹小而多疑，具有嫉妬心理，他們情願將每个鄰居看成敌人，每况愈下地过着可憐的生活。

农民的破产与工业的增長曾使居民从乡村涌入城市。在19世紀上半期末，法国人口总数的27%是住在城市，而到1870年，这个数字便提高到31.5%。城市人口虽有某些增長，然而这种增長不是很大。新的資本主义大工业，特别是矿业和冶金工业不是在靠近旧經濟中心地区发展起来，也不是在法国历史旧时期中，即手工业和商业資本主义时期中产生的那些城市中发展起来，而是在許多新地区，尤其在对工业講来（首先是煤鉄工业），具有特別有利条件的法国东北部各地区中奠基的。

各种新型工业的发展也較少波及到巴黎。虽然这里形成了鉄路樞紐站，出現了火車制造厂，現代无产階級曾开始在这里集中，但在2百万巴黎居民中，現代无产階級只有极少的数量。

在巴黎开始出現大的紡織厂、机械厂和家具手工工厂。但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巴黎居民中几乎是大海一粟，而且他們本身在階級上也不够成熟。

巴黎工业中的絕對优势仍然屬於美术工业，也就是木器、奢侈

品、家具、服装、鞋、手套以及“巴黎制品”（由巴黎销售至世界各地供荒淫无耻之徒使用的精緻的装饰品等等）的生产。在这些工业部门中，早先的独立手工业者也变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工作人员，而他们暂时还留在自己的作坊里对资本家是有利的。这就使巴黎的小手工业工人人数多于工厂无产阶级。

大工业无产阶级尚未及在城市各阶级中占有显著地位，在斗争中极大程度地保持小资产阶级幻想与传统的小工业工人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当时在法国工人中间广泛地流行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首先是普鲁东主义的思想。

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普鲁东，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间立场。无产阶级化这一过程经常威胁着大批小资产阶级，但是个别的少数人并未丧失侥幸地上升为大资产阶级的希望。他们幻想不知不觉地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溶化在“中间阶级”中，也就是使中等资产阶级变成唯一的社会阶级，使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宗法式的乡村恢复起来。普鲁东主义自始至终的话，以及它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灰燼的万应灵丹和法宝便是互助论。劳动群众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用自己节省下来的极少的钱创立合作社，组织生产组合，设立信贷机关，发放贷款。因此劳动人民丝毫没有触动到统治阶级，也一点没有侵犯到统治阶级的国家，而且简单地丢开国家行事、在国家范围以外进行，逐渐地并不著痕迹地建立自己本身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自治的，也是独立的合作社和公社所形成的。在这个世界里，政府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一切政权都被废除了，但并不是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通过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途径废除的，而是建立一个没有依赖与从属关系的社会。

普鲁东的所有方案首先是为“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农民打算的。然而普鲁东份子善于将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些工人赞成采取和平的和最合法的，不要求政治行动的措施来彻底地改造社会

的思想。普魯东主义开始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中的广大工人集团中取得了优势。馬克思及其拥护者要求在国际中展开坚决的、彻底的斗争,以便使法国工人摆脱普魯东主义影响。

至 60 年代末,工人階級已不是帝国初期那样的了。现在,工人階級开始組織联盟,召开會議,进行罢工斗争,关心政治問題。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中,革命份子击退了普魯东份子的势力,而且某些普魯东份子也开始意識到自己导师的主張毫无力量。工人们远远地离开了普魯东份子的領袖并摆脱了他們的影响。

支持罢工斗争的布朗基主义思潮在这种新形势下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布朗基份子仍然以密謀来反对广泛的組織。在他們的論点中,密謀者起着积极的、真正的作用,而群众只起消极作用。布朗基份子之所以認為罢工是重要的,不是因为罢工能建立战斗的大軍,能使全体工人階級捲入斗争,而是因为它能动搖政府的地位,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并为密謀者突然的刺杀能够获胜打算和創造条件。因此,支持与鼓励罢工斗争的布朗基份子并不参加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也不关心与工人階級建立广泛的組織联系。他們也沒有扩大自己的組織,这个組織实际上始終仍是一个密謀小組,而不是一个政党。

当时也有一部分資产階級急进份子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們中間的大多数人,所謂新雅各宾派,不理解新的历史形势的实质,依然提出为实现 18 世紀雅各宾派的理想而斗争的任务。

这样,到 60 年代末,法国工人运动活跃起来,并日益摆脱普魯东主义思想的束縛而坚决轉向有力的階級斗争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通过第一国际,緩慢地在工人中为自己開闢着道路。同时,違背无产階級的特殊階級意图的革命雅各宾份子和布朗基份子在无产階級周圍組成了一些零零落落的团体,正象普魯东主义一样,他們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无产階級。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普魯东份子准备推翻帝国以后,粉碎那种几乎彼此沒有联系的公社之間的革

命力量,并尽快使人身获得自由以恢复小资产阶级的安逸。

二、普法战争和革命局势的产生。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

开始于1870年7月的普法战争使法国资本主义的对抗矛盾和国内阶级斗争更形紧张了。9月4日,巴黎获得色当惨败的消息后,就发生了推翻腐朽了的拿破崙第三的第二帝国的新革命。但是人民的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建立了所谓“国防政府”,而实际上是卖国政府。这个政府害怕法国人民保卫自己的祖国反对侵入法国的普鲁士占领者的强大的爱国运动,因此,它走上背叛的道路——准备勾结俾斯麦反对法国人民和损害法国。

政府害怕武装工人调转枪口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武装人民面前,准备不战而让出巴黎,并准备在任何条件下对德签订和约。关于“卖国政府”的背叛消息已在工人群众中流传开来。革命工人和手工业者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和手工业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1871年2月,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它负起了总的政治领导责任。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乃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机构,在其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它是武装人民的机构,2月26—27日,对德停战期限满期,德军必须暂时占领巴黎一部分地区,充满革命爱国热情的人民群众跑去抢救国民军的大炮,并将大炮转移到蒙马特尔广场及其他安全地区。

被围困的巴黎人民忍受着饥寒,但他们对敌斗争的斗志是昂扬的。被爱国的错觉所迷惑了的无产阶级最初并未觉察到政府的叛变行为。马克思在国际宣言(1870年9月)中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让虚伪的民族思想迷住,这种思想曾在18世纪末骗住整个革命的民族,而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已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与别的、敌视它的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为使劳动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而斗争。列宁曾写道:“结合含

有矛盾的任务——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乃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錯誤。”^①

馬克思在号召法国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同时，警告他們不要过早的反对“卖国政府”，而認為在1870年9月里举行起义反对政府是愚蠢的行为。^② 当时馬克思劝說法国工人要竭力巩固自己的組織并准备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

1871年1月28日，政府循行着卖国的政策，与普魯士签订了临时和約并与德軍进行了关于讓出巴黎的談判。签订停战协定以后，资产阶级赶忙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对付人民。为此召开了由反动保皇份子組成的国民大会，他們选举梯也尔——这个矮子怪物为政府首腦。

法国的反动份子及其忠实的奴僕——背信弃义的梯也尔——准备进行最后一幕卖国活动，那就是准备粉碎法国革命力量，与普魯士签订屈辱的和約。革命人民、巴黎无产阶级与梯也尔的反民族、反革命的阴谋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开始明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解放的途径才能拯救法国。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已經自发地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肩負起兩項任务：全民族的任务和阶级的任务的原因，也就是使法国免受德国侵略并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而获得社会主义解放的任务。列宁写道：“兩項任务这样結合就是公社的最突出的特征。”^③

梯也尔的凡尔賽政府开始进行对付巴黎人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个阴谋必然要彻底粉碎工人和手工业者已經建立起来的政治組織——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人民俱乐部等等以图一逞。梯也尔政府和

① 列宁論巴黎公社，中文版，第10頁。

② 參閱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战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③ 同①。

法国事业界間确立了紧密的联系。梯也尔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傀儡。梯也尔及其部下的將軍們实行反革命阴谋，开始以军队圍攻巴黎，其目的在于以强力解除巴黎的武装。

到了3月15—17日，大部分梯也尔討伐軍已經开进巴黎，虽然这时所有討伐軍尚未全部集中，但在3月17日夜間，梯也尔已經对巴黎工人开始軍事行动了。3月18日早晨，巴黎工人以自发地开始的起义来回答资产阶级政府的挑衅。然而，这个起义是由一切以前发生的巴黎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进程准备好了的。

早在3月18日以前的几个星期中，在巴黎，也不仅在巴黎一地，整个法国都存在着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指出俄国1917年10月以前那些日子时所談到的那种革命形势。这样，在1871年3月18日事件前夕“沒有那种客观的变化”，照列宁的話來說，“就一般常例言，革命是不可能的”，这种变化在法国无疑是存在的。“主观变化”的情形更坏。在资产阶级挑起的內战中，深深地感到缺少一个能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但不能將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描写成极端无組織的起义。正如最新資料所証明的，在自发地开始的人民起义中不久已具有某些自觉性和組織性的因素。这在极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运动进一步的成就，并使巴黎工人有可能早在当天傍晚前將梯也尔政府驅出城市，并夺取政权。已发表的材料和最近的著述对于3月18日革命进程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問題提出了重要的修正，这就是促使我們放弃那种旧的主張象抛弃不相符的历史事实一样，根据旧的主張，3月18日以前操縱着事件发展的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在决定性的这一天似乎仍然只是已爆发的事件冷淡的旁观者。

3月18日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这个新文件已經被发现了。这个命令早已指令国民自卫軍于上午十一点在华倫率領下开抵蒙馬特尔。在午后二时卅分时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临时會議通

过了一项最重要的决议，那就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已开始的巷战，并命令各营营长立即占领军政部及其他政府大厦（拉隆斯发表的文件）。

“1871年3月18日。午后两点半，兹命令驻17区各营立即进入巴黎并与驻18区各营一同占领樊多姆广场。

中央委员：格罗拉尔，法勃尔，罗索”①

如今有了这些资料以后，就能以略有不同的形式来描述3月18日的事件了。运动所以这样迅速地取得胜利，并且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竟能夺取政权，直到现在我们方才完全理解。虽然没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决定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活动中的严重错误，但马克思在讨论起义中的技术问题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用防御战术是错误的。他指出必须采取进攻战术：“……应该立即向……凡尔赛进攻，……”②这种战术的错误还表现在后一时期，这就引起力量对比的变化以致有利于反革命的凡尔赛，同时这也就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指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它“把自己的职权卸得太早了……”③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表现了不必要的拘谨，声明自己的全权在公社选举前是临时的。中央委员们都害怕人们责难他们违法夺取政权。1871年3月26日举行了公社委员会的选举。巴黎劳动人民大多数都参加了选举。在86个公社委员中有23位是工人，其中18人为第一国际成员。其余部分主要是知识份子——医生、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公社大多数“是工人或已经被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④。工人是公社的主要力量。3月28日在规模巨大的人民集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公社

① 参阅，基尔仁则夫著：1871年巴黎公社史，莫斯科，1940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文版，第1卷，第493页。

③ 列宁论巴黎公社，中文版，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文版，第1卷，第498页。

成立典祀。

在某些法国大城市(馬賽、里昂、圣·埃坦因、奇兆恩等等),工人也企图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公社并援助巴黎,可是这些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只有巴黎在孤軍奋战。

三、作为新型国家的公社

公社应当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上层建筑,因为公社不能利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部机器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3月18日以后留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官吏和职员所举行的怠工証实了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馬克思根据各次革命的經驗,早在1852年就作出了必須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結論。巴黎公社回答了无产阶级以什么来代替官僚的、资产阶级的軍事国家机器这个問題。公社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專政第一次历史实验。

虽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許多派別(構成公社委员会中“少数集团”和“多数集团”的普魯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但公社仍然是光輝的榜样,那就是无产阶级能全体一致地实现那些资产阶级只会空言宣布的民主任务。已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用任何特殊的繁細的法律,而是真摯地、实际地实现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廢除了官僚制度,实行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①

公社摧毁了剥削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消灭了警察和旧常备軍,封閉了资产阶级法庭,并使教会和国家分立。与资产阶级国家相反,公社的行政权不和立法权分开。公社是集合全部权力于自己手中的“工作委员会”。每一管理部門都由5—8人組成的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委員都是公社委員,这种委员会受由7人組成的执行委员会领导。馬克思曾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議會制的,而是工作委员会,同

^① 列宁論巴黎公社,中文版,第11頁。